

时事透视 陈庆文

宗教群体在反恐上的关键角色

这个月，恐怖主义袭击再次占据了新闻头条。事实上，对国际社会来说，自2001年的美国九一一事件以来，恐怖主义威胁便从未消失。

六年前的这个月，为了推翻总统阿萨德，叙利亚陷入了内战。到今天，武装冲突仍然没有平息迹象。说这种局面多方面的冲击了全世界，包括给恐怖主义注入新活力，一点也不夸张。

近年，恐怖主义对东南亚与新加坡的威胁，达到了最严重水平。看看最近的一些事件——英国国会大厦外的攻击事件、法国巴黎奥利机场夺枪事件；另外，据报道，美国与英国当局将禁止一些来自中东和非洲国家的旅客，携带电子设备如笔记本电脑与平板电脑进入飞机客舱。现在，恐怖袭击使用的不是武器，而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用的物品如汽车、刀子和电子设备。

我们很可能不会看到太多精心策划、执行的攻击行动，比如九一一事件和法国巴黎2015年11月的系列恐怖袭击。未来，我们要担心的，是更多由独狼所发动的低科技袭击。

在3月伦敦与巴黎发生的独狼攻击事件中，“自我激化”是主因。然而，这却不是个准确的说法。这似乎意味着一个人可以单方面与远距离地“自我激化”。自我激化其实是个很复杂的过程，需要一个“代理”（影响的来源）和情境（环境与处境）。此外，独狼也不是单独行动，而是受到其

他没有直接参与者的鼓励、协助和指导。

过于强调自我激化，也可能导致一个简单与错误的结论，即要对抗恐怖主义威胁，只需要不让穆斯林受到暴力、极端观点与世界观的影响。

自我激化是个复杂的过程。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暴力，包括可怕的罪行和自杀式袭击，对一些人那么具有吸引力。暴力的极端分子没有一定的特征，任何人都可能成为独狼。

面对这些不确定性，我们的社会要如何应对？在这个恐怖主义以宗教为名义，人们变得日益虔诚的时代，宗教群体的角色至关重要。宗教是解决方案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伦敦国会大厦恐袭事件，就凸显了宗教群体和其领导人的重大角色。他们在攻击行动后的适当反应，让撕裂社会的企图无法得逞。

英国圣公会坎特伯里大主教韦尔比（Justin Welby）为受害者祈祷，并指攻击者是“邪恶、恐怖及绝望”的。他也表扬在事件中为伤者施以援手的民众。同样的，英国穆斯林协会也谴责攻击行动是邪恶的，同时为受害者祈祷。

英国天主教主教团主席暨西敏寺总主教尼科尔（Vincent Nichols）也呼吁：“让我们以平静之心一同祈祷，以关怀之心团结一致……对上帝的信仰是我们可以依赖的力量。”

这是适时的提醒。以信仰为借口的恐怖主义可

以让宗教蒙上恶名，并成为对宗教自由的威胁。因此，对抗恐怖主义的努力，必须有各宗教族群的参与，尤其是在基层驳斥极端与暴力理念，和深化不同宗教间的相互了解与信任。

即使在世俗政府是绝对必要的新加坡，政治与宗教也不是完全不受彼此影响的。宗教有其重要性，是人们身份认同感和价值观的基础。

在新加坡，恐怖主义威胁不是个马来人—穆斯林的问题。在2006年启动社区参与计划（Community Engagement Programme）时，总理李显龙便指出，恐怖主义威胁是个“全国性”问题。因此，非穆斯林必须清楚地把一小撮极端分子，“同大部分温和、理性和忠诚的穆斯林新加坡人区分开来，并合力解决这个共同问题。”

事实上，在跨宗教活动上，最积极参与的是穆斯林新加坡人。新加坡的回教堂已经从单纯的宗教场所演变成多功能中心，包括提供社会援助、以年轻人对对象的伸展计划、主办亲家庭活动、甚至跨宗教对话。

遗憾的是，我们也经常读到或听到，对恐怖袭击的一些没有经过仔细思考的分析和既定印象，即穆斯林信奉的既然是伊斯兰，自然就不能说没有关系。这种把恐怖主义和穆斯林挂钩的倾向，只会加深我们的多元种族社会里可能存在的疑虑。

这种指责的方式，也可能有非预期的效果，即让

主流穆斯林社群成为焦点或被孤立起来。这不仅会让各族群感到不安，也会破坏不同种族间的和睦关系。

恐怖主义是靠其同情者来得到支持并招募成员。不分青红皂白地把矛头指向主流穆斯林社群，只会让他们感到被边缘化和疏远，而他们却是对抗暴力极端主义的最有力力量。

对新加坡生存的威胁不但是恐怖主义，更是我们对它的无知与反射性反应（knee-jerk reaction）。遭受恐怖袭击本身已经是场灾难，但事后出现的混乱却可能会有更严重的后果。

不同社群间持续建立互信，可以帮助确保我们有足够的社会资本与韧性，来应对恐怖主义威胁和攻击对我们的社会所造成的破坏。就算是最好的预防自我激化策略，也不能完全防止一些人选择暴力与极端主义。

认为新加坡没有遭遇恐怖袭击的危险是不切实际的想法。绝对安全是不可能的，我们也因此更应该确保恐怖分子分裂我们的社会的企图不会得逞。SGSecure手机应用的目的，便是指导我们在发生恐怖袭击后，做出适当的反应和建立足够的韧性。

非穆斯林与穆斯林必须一同对抗恐怖主义威胁，社会才能产生互信与韧性。政府不能击败恐怖主义。最终，要有效与持续地抗衡以宗教为名来分化我们社会的势力，需要的是像你这样的人，也就是社会中每一个人的努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击败恐怖主义，确保宗教自由。

作者是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 叶璋璋

黄循财：国家要可持续发展 执行力及应变能力更重要

蓝云舟 报道

yznam@sph.com.sg

国家的可持续发展靠的不只是良好的规划，更重要的是执行力及适应不断变化环境的能力。

国家发展部长兼财政部第二部长黄循财昨天出席新加坡管理大学主办的“新加坡—印度商业对话会”致辞时发表上述看法。他指出，国家政策靠的不是意识形态，而是注重哪些政策行之有效。这种“不断进步和学习的思维”是国家治理和政策制定方面“务实和注重行动和结果”的做法。

黄循财说：“如果某个方法能奏效，我们就依法炮制、扩大规模。如果不能奏效，我们就舍弃它，或转换思路，调整和更新计划，让它们能更好地运行。”

黄循财例举滨海湾的区域供冷系统，指一般上每栋大楼都会各自安装冷却系统，但政府为求实现更大的规模经济和能源效益，不但引入中央冷却的概念，还进一步把系统装置在地底。

然而，这些并不是初建滨

海湾时的构想。黄循财说：

“我们到较迟时候，通过学习和出访其他国家，才逐步落实（这个想法）。我们就是边做边学，（逐步）引进新的条例条规。”

另一方面，我国天然资源有限，在尝试开发替代能源方面也居于劣势。使用太阳能虽属可行，但面对成本高及可能影响电力供应稳定等隐忧，因此并未获得业者的积极响应。

不过政府并未就此放弃，一路研究分析不同建筑物的太阳辐照，更新条例，并推行批量招标，通过经济规模效应帮助需求量较小的机构降低成本。业者则可通过向电网售卖电力抵消成本，也能以较低价向大楼业主和市镇理事会收费。

黄循财强调，这些计划一开始时没人认为能落实，但通过反复的试验和摸索，最终仍取得成功。他说：“尽管我们的核心宗旨是把新加坡打造成可持续发展和宜居的城市，我们为达到这个目标而推行的计划却是在创新，以及与合作伙伴和利益相关方紧密配合的过程中不断地演变。”